

印度果阿访问记(二)

# 旧果阿的好耶稣教堂

顾卫民



旧果阿的好耶稣教堂

济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的遗体而在天主教世界中享有盛誉, 1946 年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册封为巴西利卡圣殿。“Bom Jesus”在葡文中意谓“好耶稣”(The Good Jesus)。

好耶稣教堂的风格, 可以用一个字, 即 fachadoretabulism 意即“正立面及装饰屏风主义”来体现。这个字其实源于两个葡萄牙词, 即“facade”(fachade 正立面) 以及“retable”(retabulo, 教堂装饰屏风) 演变而来。这类建筑物美学上的力量就集中在这两点

在果阿的许多教堂之中, “好耶稣教堂 (Bom Jesus)” 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它建于 1594 年, 完成于 1650 年, 它的设计师是斐南得斯 (Domomgos Fernandes), 该教堂因保存了方

上, 建筑结构的其余方面均可忽略不计。

这座教堂的正立面极大地模仿了在旧果阿的已经倒塌了的圣保禄学院拱门 (St. Paul of Arches 1560- 70)。圣保禄学院教堂有中殿和侧

廊,正面有三座门,中门导向中殿,边门导向两翼侧廊。好耶稣教堂正面也有三座门,但都开着朝向一个没有分隔开的中殿。似乎好耶稣教堂是最早作出这种建筑上改革尝试的例子,后来由三扇门导向一个中殿的样式迅速地在果阿普及开来,甚至后来各种小教堂也采用这种样式了。

好耶稣教堂的正立面中央顶部是一个涡卷形装饰结构,上面写着耶稣的名字 IHS,这也是耶稣会的会徽和象征,它铭刻在正中央。

主宰着教堂内部景观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高祭坛。这个高祭坛布满了覆盖着穹顶的至圣所的后墙。它奉献给好耶稣(Bom Jesus)。在垫座上的小耶稣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圣·依纳爵·罗耀拉像。这个祭坛屏风部分地是受到由晚期巴洛克建筑师和画家波佐(Andrea Pozzo 1642- 1709)所设计的罗马耶稣会总堂的左耳堂祭坛设计的影响。果阿的这座祭坛屏风似乎是在1699年竖立的,很明显是为了纪念这一年方济各·沙勿略被宣布为“东方教会的捍卫者”这一事件而制作的。灵感的源泉来自于波佐出版的那部著作即《图画和建筑中的透视法》(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 1693- 1702)。罗马和果阿的祭坛上都有两个同样的人物:在屏风的顶部均为三位一体,罗耀拉的像放在中间,而背后同是一个神龛。神龛的特征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在罗马耶稣会总堂的神龛中,设计的雕刻充塞得满满的,而果阿的那个则是平平的,正像波佐的书中设计的那样。而罗耀拉雕像的手的样子,正与波佐的祭坛上的样子相反。好耶稣堂的祭坛由至圣所的拱门环绕,还有雕刻着装饰画的木板环绕,祭坛背部有装饰的屏风正对着支撑至圣所拱门的墙门,它们组成了典型的葡萄牙风格的三合一屏风。左边的祭坛奉献给无孕始胎圣母,右边的则献给大圣弥额尔。

但是,耶稣堂最重要的地方则是沙勿略的墓。沙勿略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他的遗体放置在一个木制的棺材里,外面用石灰包裹,目的

是为了加快里面肉体的分解和分离。但在1553年1月17日,即两个月以后人们打开棺木时,发现里面的遗体并没有腐败,并一直维持到1614年,这时教宗保禄五世(Paul V r. 1605- 21)命令将他的前臂切下来,它至今仍保存在罗马的耶稣会总堂里,另一条手臂也于1619年切了下来。直到1680年,遗体仍然是干燥的。尽管葡王命令不要打开棺木检视遗体,但人们一直这样做。从1782年至1995年,有15次公开的展示以及无数次向个人的展示。直到1952年,干枯皱缩的遗体残骸被封存在一个密闭的玻璃棺木里。

这个玻璃棺材放在一个银制的墓中,被安置在教堂的左边。耶稣会士习惯于将他们教堂的主祭坛奉献给他们修会中重要的人物。在果阿耶稣堂中有三个这样祭坛,左、右耳堂各一个,还有一个在教堂的中央至圣所。左耳堂的祭坛奉献给波尔杰亚(Francis Borgia 1510- 1572),他是耶稣会总会长,在他任期间耶稣会迅速在全欧洲扩展了影响。今天,这个耳堂位于圣事小教堂内(Blessed Sacrament Chapel),至圣所主祭坛上站立着耶稣会创立者依纳爵·罗耀拉的雕像,在他的脚下站立着耶稣圣婴的小雕像,这是本教堂的主保。在罗耀拉之上则是三位一体像,象征依纳爵从罗马指挥着耶稣会在全世界的活动。而左边的小教堂中的墓则是沙勿略的。他在亚洲的工作可与波尔杰亚在欧洲的工作相比美。依纳爵占据着圣殿的中央,沙勿略和波尔杰亚则站在他的周围(圆周上),这种象征意义,正如一位耶稣会雄辩家维拉(Anfonio Vieira 1608- 1697)形容的那样:“在耶稣会的管理上,罗耀拉和沙勿略,正像罗盘上的两点,罗耀拉在中央,是固定的不动的,就在罗马;沙勿略则是周边上的一点,跑遍了全世界。”

沙勿略的两个手臂,一个后来继续粘在他在果阿的遗体上,另一个,如上文提及的,供奉在罗马耶稣会总堂的圣龛里。

沙勿略的带有一个手臂的遗体被安置在

一个陵墓中，——这是一个银制石棺，下面有大理石的垫座支撑。这个银制的石棺是由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马斯蒂里 (Marcello Mastrilli) 设计的，他本人于 1637 年在日本遇害。这个设计最后由果阿的一个金匠在 1635 年至 1641 年制作完成，用的是一种低风格主义 (Mannerist low) 的雕刻手法，它的正立面上有科林斯式的柱子，支撑着古典式样的柱子，上面站立着有翼的天使。柱子本身则由陵墓基座上有涡卷形的柱础支撑。在柱子之间的空间镶嵌有框的下板，透过玻璃板可以看到沙忽略干枯萎缩的面容。在涡卷形的柱础这间则是八角形的镶嵌板，上面浅雕着沙忽略生平的事迹，所有的表面都用植物细花边装饰，上面刻有盛满花果谷穗丰饶的三角形、植物蔬菜的图案以及交织错综的花卉装饰而成。

大理石的基座则是由沙忽略的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意大利托斯卡尼大公爵科斯莫三世 (Cosimo III 1670- 1723r) 委托定制的，由佛罗伦萨的福吉尼 (Giovanni Batista Foggini 1652- 1737) 任设计制作。他是晚期巴洛克艺术次要的一大师，他的风格完全来自于伟大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贝尼尼 (Gianlorenzo Bernini. 1598- 1680)。1680 年，福吉尼监制了装饰板的雕刻工作。此后不久制作就完成了。由于它具有纪念碑式的美感，在当时就受到极大的赞誉。这件作品被安放在公爵的陵墓、佛罗伦萨的圣劳伦佐教堂中的亲王小教堂中展览达两年之久。1697 年，它由两名工人陪同运送到果阿，并按放在现在的地点。上面有四块青铜的浅雕和装饰板，描绘了沙忽略生平中重要的场景 (在摩鹿加 Moluccas 和中国，但没有印度)。这种艺术表现源于佛罗伦萨的艺术传统，它起源于

佛罗伦萨圣洗教堂 (Baptistry of Florence) 的青铜的“天堂之门” (Lorenzo Ghiberti's Gates of Paradise 1425- 1452)。果阿耶稣堂在巴洛克艺术中接纳了两种意大利的传统，即罗马的和佛罗伦萨的。

现在坟墓的位置不是很好，它被刷金的木板紧紧地围缩起来。有人劝告说应将木板移到博物馆里面，供人们欣赏上面的雕刻。四块装饰板上描绘了沙忽略的生平，从墓的正前方可以看到西边的一块，另外的则藏在旁边和陵墓的后面。这四块装饰板的内容如下：(1) 北：沙忽略向摩鹿加岛民传教。(2) 西：圣人手握十字架苦像，为一群摩鹿加岛民付洗；(3) 南：沙忽略匆匆渡河 (在木筏上) 逃避一群暴怒的摩洛人 (Moro) 的追赶，他们用箭和石头打他，追赶他。(4) 东：沙忽略在上川岛病逝，他拥抱着十字架赤脚躺着，一间茅屋的草席之上，两边是他两个学生，安东尼 (Antonio) 和克里斯托夫 (Cristovao)。安东尼是沙忽略的中国仆人，沙忽略在上川岛去世时，安东尼在他的身边。

好耶稣教堂的旁边是一个修道院，在连接教堂和修道院的回廊中放置与沙忽略有关的古画以及放过沙忽略遗体的棺木。

